

二刻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之十八

甄監生浪吞秘藥  
春花婢誤洩風情

詩云

自古成仙必有緣，  
仙緣不到總徒然。  
世間多少痴心者，  
日對丹爐取藥煎。

話說昔日有一箇老翁，極好奉道，見有方外大德，  
厚加禮待，不敢怠慢。一日有个雙鬚髻，  
來訪他身上，甚是藍襖，不像却神色豐滿和暢。老翁  
疑是異人，迎在家中好生管待。那道人飲酒食肉，且  
是好量。老翁只是支持與他，並無厭倦。道人來去了。

幾番老翁相待到底是一樣的道人一日對老翁道  
也自難得  
貧道叨擾吾丈久矣多蒙老丈再無弃嫌貧道也要  
老丈到我山居中尋幾味野蔬少少酌荅厚意一番  
未知可否老翁道一向不曾問得仙庄在何處有多  
少遠近老漢可去得否道人道敝居只在山深處原  
無多遠若隨着貧道走去頃刻就到老翁道這等必  
定要奉拜則箇當下道人在前老翁在後走離了鄉  
村鬧市去處一步步走到荒田野徑中轉入山路裏  
來境界清幽林木茂盛迤邐過了幾個山嶺山凹之  
中露出幾間茆舍來道人用手指道此間已是山居

了、不數步、走到面前、道人開了門、拉了老翁一同進去、老翁看那裏面光景時、

雖無華屋朱門氣、

却有琪花瑤草香、

道人請老翁在中間堂屋裏坐下、道人自走進裏面去了一回、走出來道、小蔬已具、老丈且消停坐一會、等貧道去請幾個道伴、相陪閒話則箇、老翁喜的是、道友一發歡喜道、師父自尊便、老漢自當坐等、道人一徑望外去了、老翁呆呆坐着、等候多時、不見道人回來、老翁有些不耐煩起來、前後走看、此時肚裏也有些飢了、想尋些甚麼東西喫喫、料道廚房中必有、

打從傍門走到廚房中來，誰想廚房中鍋竈俱無，止有些擲瓢棘七之類，又有兩個陶器的水缸，用笠蓬蓋着。老翁走去揭開一個來看，吃了一驚，原來是一盆清水，內浸着一隻雪白小狗子，毛多擗乾淨了的。老翁心裏道：怪道他酒肉不戒，還吃狗肉哩。再揭開這一缸來看，這一驚更不小，水裏浸着一個小小孩童，手足多完全的，只是沒氣。老翁心裏纔疑道：此道人未必是好人了。吃酒吃肉，又在此荒山居住，沒個人影的所在，却家裏放下這兩件東西，狗也罷了，如何又有此處孩子，莫非是放火殺人之輩。我一向錯

着照

與他相處了，今日在此也多凶少吉，欲待走了去，又不認得來時的路，只得且耐着，正疑惑間，道人同了一夥道者走來，多是些龐眉皓髮之輩，共有三四個，進草堂中，與老翁相見，叙禮坐定，老翁心裏懷着鬼胎，看他們怎麼樣，只見道人道：「好教列位得知，此間是貧道的主人，一向承其厚款，無以為答，今日恰恰尋得野蔬二味在此，特請列位過來，陪着同享，聊表寸心。」道人說罷，走進裏面，將兩個瓦盆，盛出兩件東西來，擺在桌上，就每人面前放一雙棘七，向老翁道：「勿嫌村鄙，畧嘗些少，則箇老翁看着桌上擺的二物，

就是水缸內浸的那一隻小狗，一個小孩子衆道流  
掀鬚拍掌道，老兄何處得此二奇物，盡打點動手，先  
向老翁推遜，老翁慌了道，老漢自小不曾破犬肉之  
戒，何況人肉，今已暮年，怎敢喫此，道人道，此皆素物，  
但喫不妨，老翁道，就是餓死也不敢喫，衆道流多道，  
果然立意不喫也不好，相強拱一拱道，恕無禮了，四  
五人攢做一堆，將兩件物事吃個罄盡，盆中濺着幾  
點殘汁也，把來，餵乾淨了，老翁呆着臉，不敢開言，只  
是默看，道人道，老丈既不喫此，枉了，下顧這一番，乏  
物相款，肚裏飢了，怎好，又在裏面取出些白糕來，遞

與老翁道，此是家製的糕，儘可充飢，請喫一塊。老翁看見是糕，肚裏本等又是餓了，只得取來吞嚼，略覺有些澁味，正是餓得荒時，也管不得好歹了，纔喫下去，便覺精神陡搜起來，想道：「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家。」赴肚裏不餓了，走回去罷。來與道人作別，道人也就不再留，但說道：「可惜了此會，有慢老丈，反覺不安。貧道原自送老丈回去，與衆道流同出了門，衆道流叫聲多謝，各自散去。道人送老翁到了相近鬧熱之處，曉得老翁已認得路，不別而去。老翁獨自走了家來，心裏只疑心這一干人多不是善男子，好相識。眼見



得喫狗肉喫人肉慣的，是一夥方外採生靈割做反  
事的強盜，也不見得過了兩日，那個雙鬚髯的道人，  
又到老翁家來，對老翁拱手道：前日有慢老丈，老翁  
近見了異樣食品，至今心裏害怕，道人笑道：此乃老  
之無緣也，貧道歷劫修來，得遇此二物，不敢私享，  
今老丈相待厚意，特欲邀至山中，同眾道侶食了此  
味，大家得以長生不老，豈知老丈仙緣尚薄，不得一  
嘗，老翁道：此一小犬小兒，豈是仙味，道人道：此是萬  
年靈藥，其形相似，非血肉之物也，如小犬者，乃萬年  
枸杞之根，食之可活千歲，如小兒者，乃萬年人參成

形食之可活萬歲，皆不宜犯煙火，只可生喫。若不然，吾輩皆是人類，豈能如虎狼喫那生犬生人？又毫無骸骨吐弃乎？老翁纔想着前日喫的光景，果然是大家生啖，不見骨頭吐出來，方信其言是真。懊悔道：老漢前日直如此懵懂，師父何不明言，道人道：此乃生成的緣分，沒有此緣，豈可洩漏天機？今事已過了，方可說破。老翁捶胸跌足道：眼面前錯過了儂緣，悔之何及！師父而今還有時，再把一個來老漢喫喫，道人笑道：此等靈根，尋常豈能再遇？老丈前日雖不曾嘗得二味，也曾喫過千年茯苓，自此也可一生無疫，壽

過百歲了。老翁道：甚麼茯苓道人道，即前日所食白糕便是。老丈的緣分只得如此，非貧道不欲相度也。道人說罷而去，已後再不來了。自此老翁整整直活到一百餘歲，無疾而終。可見神仙自有緣分，仙藥就在面前，又有人有心指引的，只爲無緣，兀自不得到口。却有一等痴心的人，聽了方士之言，指望煉那長生不死之藥，灰砒汞弄那金石之毒，到了肚裏，一發不可復救。古人有言：服藥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自晉人作興那五石散，寒食散之後，不知多少聰明的人，被此壞了性命。臣子也罷，連皇帝裏邊，藥發不救。

只此是丹頭

透極世人之弊

的、也、有、好、幾、個、這、迷、而、不、悟、却、是、爲、何、只、因、製、造、之、  
藥、其、方、未、嘗、不、是、仙、家、的、遺、傳、却、是、神、仙、製、煉、此、藥、  
須、用、身、心、寧、靜、一、毫、嗜、慾、俱、無、所、以、服、了、此、藥、身、中、  
水、火、自、能、勻、鍊、故、能、骨、力、堅、強、長、生、不、死、今、世、製、藥、  
之、人、先、是、一、種、貪、財、好、色、之、念、橫、于、胸、中、正、要、借、此、  
藥、力、掙、得、壽、命、可、以、恣、其、所、爲、意、思、先、錯、了、又、把、那、  
耗、精、勞、形、的、軀、殼、要、降、伏、他、金、石、熬、煉、之、藥、怎、當、得、  
起、所、以、十、個、九、個、敗、了、朱、文、公、有、感、遇、詩、云、

飄搖學仙侶

遺世在雲山

盜取元命秘

竊當生處關

果能偷得  
生來不必  
如此講道  
學

金鼎蟠龍虎

三年養神丹

刀圭一入口

白日生羽翰

我欲往從之

脫屣諒非難

但恐逆天理

偷生詎能安

看了文公此詩，也道仙藥是有的，只是就做得來也，犯造化所忌，所以不願學他，豈知這些不明道理之人，只要蠻做蠻喫，豈有天上如此沒清頭把神仙與你這野人做了去，落得活活弄殺了，而今說一個人信着方上人，好那丹方器，弄掉了自己性命，又幾乎連累出幾條人命來。

欲作神仙

先去嗜欲

愚者貪淫

惟日不足

借力藥餌

取歡悅禱

一朝藥敗

金石皆毒

誇言鼎器

鼎覆其鍊

話說國朝山東曹州有一个甄廷詔，乃是國子監監生，家業富厚，有一妻二妾，生來有一件僻性，篤好神仙黃白之術，何謂黃白之術，方士丹容，哄人鍊丹，說養成黃芽，再生白雪，用藥點化爲丹，便鉛汞之類，皆變黃金白銀，故此鍊丹的，叫做黃白之術，有的只貪

其說本有  
不相兼者

圖銀子，指望丹成，有的說丹藥服了，就可成仙度世，又想長生起來，有的又說內丹成，外丹亦成，却用女子爲昇器，與他交合，採陰補陽，捉坎填離，鍊成嬰兒姁女，以爲內丹，名爲採戰功夫，乃黃帝容成公、彭祖御女之術，又可取樂，又可長生，其中有本事不濟，等不得女人精至，先自戰敗了的，只得借助藥力，自然堅強耐久，有許多話頭，做作哄動這些血氣未定的少年，其實有枝有葉，有滋有味，那甄監生心裏也要鍊銀子，也要做神仙，也要女色取樂，無所不好，但是方士所言之事，無所不依，被這些人弄了幾番誼頭。

剛力大矣  
世間豈有  
如許便宜  
事

提了幾番罐子，只是不知懊悔，灰心塌地在裏頭，把一個好好的家事，弄得七零八落，田產多賣盡，用度漸漸不足了，同鄉有個舉人朱大經，苦口勸諫了幾遭，只是不悟，乃作一首口號嘲他道：

曹州有個甄廷詔，

養着一夥真強盜，

養砂乾汞立投詞，

採陰補陽去禱告，

一股青煙不見踪，

十頃好地隨人要，

家間妻子低頭惱，

街上親朋拍手笑，

又做一首歌警戒他道，

聞君多智兮，何邪正之混施，聞君好道兮，何妻子



之嗟咨，予知若不孝兮，弃祖業而無遺。又知君不壽兮，耗元氣而難醫。

甄監生得知了心裏惱怒，發个冷笑道：「朱舉人肉眼凡夫，那裏曉得就裏說我弃了祖業。這是他只據目前怪不得他說也罷。怎反道我不壽？看你們倒做了仙人不成，恰像與那个斃氣一般的。又把一所房子賣掉了，賣得一二百兩銀子，就一氣討了四個丫頭，要把來採取做昇器。內中一個喚名春花，獨生得標緻出衆。甄監生最是喜歡，自不必說。一日請得一个方士來，沒有名姓，道號玄玄子，與甄監生講着內外

丹事甚是精妙。甄監生說得投機，留在家裏多日，把  
向來弄過舊方請教他。玄玄子道：方也不甚差，藥材  
不全，所以不成。若要成事，還要養煉藥材。這藥材須  
到道口集上去買。甄監生道：藥材明日我與師父親  
自買去，買了來從容養煉。至于內外事口訣，先要求  
教。玄玄子先把外丹養砂乾汞許多話頭傳了，再說  
到內丹採戰、抽添轉換、升提呼吸、要緊關頭。甄監生  
聽得津津有味。道學生于此事究心已久，行之頗得  
其法，只是到得沒後一着，不能忍耐，有時提得氣上，  
忍得牢了，却又興趣已過，便自軟痿，不能抽送，以此

不能如意。玄玄子道此事最難。在此地位。須是形交而神不交。方能守得牢固。然功夫未熟。一个主意要神不交。才付之無心。便自軟痿。所以初下手人。必須借力于藥。有不倒之藥。然後可以行久。御之術。有久御之功。然後可以收陰精之助。到得後來。收得精多。自然剛柔如意。不必用藥了。若不先資藥力。竟自講究其法。便有些說時容易。做時難。弄得不羈。墮落得損了元神。甄監生道藥不過是春方。有害身子。玄玄子道春方乃小家之術。豈是仙家所宜用。小可有鍊成秘藥。服之久久。便可骨節堅強。長生度世。若試用

再得一女  
子當訂改  
現為妙

鼎器、陽道壯偉堅熱、可以膠結不解、自能紳縮女精、  
立至、即夜度十女、金鎗不倒、此乃至寶之丹、萬金良  
藥也、甄監生道、這個就要相求了、玄玄子便去葫蘆  
內、傾出十多丸來、遞與甄監生道、此藥每服一丸、然  
未可輕用、還有解藥、那解藥合成、尚少一味、須在明  
日一同這些藥料買去、甄監生收受了丸藥、又要玄  
玄子參酌內丹口訣異同之處、玄玄子道、此須晚間  
臥榻之上、才指點得完、道明白、傳受得做法、手勢親  
切、甄監生道、總是明日要起早、到道口集上去買藥、  
今夜學生就同在書房中、一處宿了、講究便是、當下

分付家人早起做飯。天未明就要起身。倘或睡着了。飯熟時。來叫一聲。家人領命已訖。是夜遂與玄玄子同宿書房。講論房事傳授口訣。約莫一更多天。然後睡了。第二日天未明。家人們起來做飯停當。來叫家主起身。連呼數聲。不聽得甄監生答應。却驚醒了玄玄子。玄玄子摸摸牀子。不見主人家。回說道。昨夜一同睡的。我睡着了。不知何往。今不在床上了。家人們道。那有此話。推進門去。把火一照。只見牀上裏邊玄玄子睡着。外邊脫下裏衣一件。却不見家主。盡道想是原到裏面睡去了。走到裏頭敲門問時。說道。昨晚

云不羞只  
是代代  
何也

不曾進來，合家驚起，尋到書房外邊，一个小室之內，只見甄監生直挺挺眠于地上，看看口鼻時，已是沒氣的了。大家慌張起來，道：這死得希奇，其子甄希賢聽得，慌忙走來，仔細看時，口邊有血流出，希賢道：此是中毒而死，必是方士之故。希賢平日見父親所為，心中不伏氣，怪的是方士不匡父親，這樣死得不明，不限方士恨誰，領了家人，一頭哭，一頭走，趕進書房中，喊：「玄玄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拳頭脚尖齊上，先是一頓亂打，玄玄子不知一些頭腦，打得口裏亂叫，老爺相公親爹爹，且饒狗命，有話再說。」甄希賢道：快

還我父親的性命來。玄玄子慌了道：「老相公怎的了，家人走上來，一個巴掌，打得應聲響道：『怎的了，怎的了，你難道不知道的。』假撇清麼，一把抓來，將一條鐵鍊鎖住在甄監生尸首邊了，一邊收拾後事，待天色大明了，寫了一狀，送這玄玄子到縣間來。知縣當堂問其實情，甄希賢道：『此人哄小人父親鍊丹，晚間同宿，就把毒藥藥死了父親，口中現有血流，是謀財害命的。』玄玄子訴道：『晚間同宿是真，只是小的睡着了，不知幾時走了去，以後又不知怎麼樣死了，其實一些也不知情。』知縣道：『胡說，既是同宿，豈有不知情。』」

的。況且你每這些游方光棍，有甚麼事做不出來。玄子道：小人見這個監生好道，打點哄他些東西，情是有的。至于此事，其實不知，知縣冷笑道：你難道肯自家說，是怎麼樣成的不成。自然是賴的。叫左右將夾強盜的頭號夾棍，把這光棍夾將起來，可憐那玄子。

管什麼玄之又玄，只看你熬得不得，吆呵力重，這算做洗髓伐毛，叫喊聲高，用不着存神閉氣，口中白雪流，將盡殺道黃芽掙出來。

當日把玄子夾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又打勾一



羅神其是  
德方子先  
報國五有  
此

二百榔頭，玄玄子雖然是江湖上油嘴棍徒，却是慣哄人家好酒好飯喫了，叫先生，叫師父，尊敬過的，到不曾喫着這樣苦楚，好生熬不得，只得招了道，用藥毒成，圖取財物是實，知縣叫画了供，問成死罪，把來收了大監，待登成文案，再申上司，鄉里人聞知的，多說甄監生尊信方士，却被方士藥死了，雖是甄監生迷而不悟，自取其禍，那些方士這樣沒天理的，今官府明白將來抵罪，這才爲現報了親戚朋友，沒個不歡喜的，至于甄家家人平日多是恨這些方士入骨的，今見家主如此死了，恨不登時咬他一塊肉斷送。

此成仙  
類器印

得他在監裏問罪人人稱快不在話下豈知天下自有冤屈的事元來甄監生二妾四婢惟有春花是他新近寵愛的終日在閨門之內輪流侍寢採戰取樂終久人多耳目衆覺得春花興趣頗高碍着同伴竊聽不能盡情意思要與他私下在那里弄一个翻天覆地的快活是夜口說在書房中歇宿其實暗地裏約了春花晚間開出來回到側邊小室中行事春花應允了甄監生先與玄玄子同宿教導術法傳授了一更多次習學得熟正要思量試用看見玄玄子睡着即走下床來披了衣服悄悄出來走到外邊恰好

春花也在裏面走出來兩相遇着拽着手竟到側邊小室中，有一把平日坐着運氣的禪椅在內，叫春花脫了、下衣、坐好、在上面了、甄監生就舞弄起來、按着方法、九淺一深、你呼我吸、弄勾多時、那春花花枝也似一般的後生、興趣正濃、弄得渾身酥麻、做出千嬌百媚、哼、哼、嘸、嘸、的聲氣來、身子好像蜘蛛做網一般、把屁股向前突了一突、又突一突、兩隻脚一伸一縮、踏車也似的不住、問深之處、緊抱住甄監生、叫聲我的爹、快活死了、早已陰精直洩、甄監生看見光景、與動了、也有些喉急、忍不住、急按住身子、閉着一口氣、

將尾闈往上一趨，如忍大便一般，纔阻得不來。那些清水游精，也洩个不住。雖然忍住了，只好站着不動。養在陰戶裏面，要再抽送，就差不多丟出來。甄監生極了，猛想道：日間玄玄子所與秘藥，且喫他一丸，必是耐久的。就在袖裡摸出紙包來，取一丸，用唾津嚥了下去。纔嚥得下，就覺一股熱氣，竟趨丹田。一霎時，陽物振盪起來，其熱如火，其硬如鉄，毫無起初欲洩之意了。發起狠來，儘力抽送。春花快活連聲，甄監生只覺他的陰戶窄小了好些。元來得了藥力，自己的肉具漲得黃瓜也似大了，用手摸摸，兩下湊着肉，沒

藥事也如  
藥也何單  
戊白只理  
藥也何單  
耳

些些縫地、甄監生曉得這藥有些妙處、越加樂意、只是陰戶塞滿、微覺抽送艱澁、却是這藥果然靈妙、不必抽送裏頭肉、具自會伸縮、弄得春花、歛來活去、又丟過了一番、甄監生、虧得藥力、這番耐得住了、誰知那陽物得了陰精之助、一發熱硬壯偉、把陰中滲水、燻乾、兩相吸牢、扯拔不出、甄監生想道、他日間原說還有解藥、不曾合成、方纔性急頭上、一下子喫了、而今怎得藥來解他、心上一急、便有些口渴氣喘起來、對春花道、怎得口水來喫喫便好、春花道、放我去取水來與你喫、甄監生待要拔出時、却像皮肉粘連、生

不如意事  
常八九

了根的、畧畧扯動、兩下叫疼的、了不得、甄監生道、不  
好不好、待我高聲叫個人來取水罷、春花道、似此粘  
連的模樣、叫個人來看見、好不羞死、甄監生道、這等  
如何能勾解開、春花道、你丟了不得、甄監生道、說得  
是、雖是我們內養家、不可輕泄、而今弄到此地位、說  
不得了、因而一意要泄、誰知這樣古怪、先前不要他  
住、却偏要鑽將出來、而今要泄了時、却被藥力澀住、  
落得頭紅面熱、火氣反望上攻、口裏哼道、活活的急  
死了我、咬得牙齒格格價響、大喊一聲道、罷了我了、  
兩手撒放、撲的望地上倒了下來、春花只覺陰戶發

得生疼，且喜已脫出了，連忙放下雙腳，站起身來道：「這是怎的說去扶扶甄監生時，聲息俱無，四肢挺直。」

藥力未散

但身上還是熱的，叫問不應了，春花慌了手脚道：「這事利害，若聲張起來，不要說羞人，我這罪過須逃不去，總是夜裏没人知道，瞞他娘罷，且不管家主死活，輕輕的脫了身子，望自己卧房裏只一溜溜進去，睡了一並沒一个人知覺，到得天明，合家人那查夜來細帳，却把一个甚麼玄玄子頂了缸，以消平時惡氣，再不說他冤枉的了，只有春花肚裏明白，懷着鬼胎，不敢則聲，眼盼盼便做這個玄玄子，悔氣不着也罷，看

官，你道這些方士，固然可恨，却是此一件事，是甄監生自家誤用其藥，不知解法，以致藥發身死，並非方士下手故殺的。況且平時提了罐，着了道兒的，又別是一夥，與今日這個方士沒相干，只爲這一路的人，衆惡所歸，官打見在，正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又道是拿着黃牛，便當馬，又是個無根蒂的，沒個親戚朋友，與他辨訴一紙狀詞，活活的頂罪罷了，却是天理難昧，元不是他謀害的，畢竟事久辨白出來，這放着做後話，且說甄希賢自從把玄玄子送在監裏了，歸家來，成了孝服，把父親所作所爲，盡更變過來，將藥



爐丹竈之類，打得粉碎，一意做人家，先要賣去這些

做昇器的使女，其時有同里人李宗仁，是個富家子弟，新斷了絃，聞得甄家使女多有標緻的，不惜重價來求。一看希賢，叫將出來看時，頭一名就點中了。春花用掉了六十多兩銀子，討了家去。宗仁明曉得春花不是女身，却容貌出眾，風情動人，兩下多是少年。你貪我愛，甚是過得綢繆。春花心性飄逸，好喫幾杯酒，有了酒，其興愈高。也是甄家家裏，搵過是能征慣戰的手段。宗仁肉麻頭裏高興時節，問他甄家這些採戰光景，春花不十分肯說，直等有了酒，纔畧略

說些出來，宗仁一日有親眷家送得一小罈美酒，夫妻兩個，將來對酌，宗仁把春花勸得半醉，兩個上床，乘着酒興，幹起事來，就便問起甄家做作，春花也斜着隻眼道：他家動不動喫了藥做事，好不爽利煞人，只有一日，正弄得極快活，可惜就收場了，宗仁道：怎的就收場了，春花道人多弄殺了，不收場怎的，宗仁道：我正見說甄監生被方士藥瘋了的，春花道：那里是方士藥瘋，這是一樁冤屈事，其實只是喫了他的藥，不解得，自弄瘋了，宗仁道：怎生不解得弄瘋了，春花却把前日晚間的事，是長是短，備細說了一遍，宗

彌子服以  
餘桃餵車  
得罪正此  
意

仁道這等說起來，你當時却不該瞞着，急急叫起人來，或者還可有救。春花道：我此時慌了，只管着自己身子乾淨，躲得過便罷了。那里還管他死活？宗仁道：這等，你也是个没情的。春花道：若救活了今日，也没你的分了。兩個一齊笑將起來。雖然是一番取笑說話，自此宗仁心裏畢竟有些嫌鄙。春花不足他的意思，看官聽說大凡人情，專有一件古怪心，裡熱落時節，便有些缺失之處，只管看出好來，略有些小不像意，起頭隨你承奉他，多是可嫌的。并那平日見的好處，也要揀相出不好來。這多是緣法在裏頭，有一隻

兼且說  
分話正  
此

小詞兒單說那緣法盡了的。

緣法兒盡了、諸般的改變緣法兒盡了、要好好也、再難緣法兒盡了、思成怨緣法兒若盡了、好言當惡言、緣法兒盡了也、動不動變了臉。

今日說起來、也是春花緣法將盡、不該趁酒興把這些話柄、一盤托了出來、男子漢心腸、見說了許多用藥淫戰之事、先自有些撻酸、不耐煩、覺得十分輕賤、又兼說道、弄灰了在地上、不管好歹、且自躲過、是個無情不曉事的女子、心裏澹薄了好些、朝暮情意、漸漸不投、春花看得光景出來、心裏老大懊悔、正是一

言既出，駟馬難追。此時便把舌頭剪了下來，嘴唇縫了攏去也。沒一毫用處。思量一轉，便自挺胸跌足，時刻不安。也是合當有事。一日公婆處有甚麼不合意，罵了他弄成漢子的賤淫婦。春花聽見，恰恰道着心中之事。又氣惱又懊悔，沒怨悵處。婦人短見，走到房中，一索吊起，無人防備的。那個來救解，不上一個時辰，早已嗚呼哀哉。

只緣身作延年藥，一服曾經送主終。

今日投繯殆天意，雙雙採戰夜臺中。

却說春花含羞自縊而死，過了，好一會，李宗仁纔在

外廂走到房中，忽見了這件打鞦韆的物事，喫了一驚，慌忙解放下來，早已氣絕的了。宗仁也有些不忍，哭將起來。父母聽得，急走來看時，只叫得苦。老公婆兩個互相埋怨道：「不合罵了他幾句，誰曉得這樣心性，就做短見的事。」宗仁明知道是他自懷羞愧之故，不好說將出來。鄰里地方聞知了來問的，只含糊回他道：「妻子不孝，毀罵了公婆，懼罪而死，幸喜春花是甄家遠方討來的，設有親戚，無人生端，告執人命，却自有這夥地方人等要挾，知官府投遞結狀，相驗尸傷，許多套數。」宗仁也被纏得一個不耐煩，費掉了盤

些盤費纔得停妥，也算是大悔氣。春花既歿，甄監生家裏的事越無對証。這方士玄玄子永無出頭日子。誰知天理所在，事到其間，自有機會出來。其時山東巡按是靈寶許襄毅公，按臨曹州，會審重囚，看見了玄玄子這宗案卷，心裏疑道：此輩不只用藥毒人，固然有這等事，只是人既死了，爲何不走？次早提問這事，先叫問甄希賢。希賢把父親枉死之狀說了一遍。許公道：汝父既與他同宿，被他毒了，想就死在那房裏的了。希賢道：人在外邊小室之中，許公道：爲何又在外邊？希賢道：想是藥發了，當不得亂走出來尋。

據李有知  
此稱胡未  
看不得其  
著

人一時跌倒了，許公道這等那方士何不逃了去。希賢道：彼時合家驚起，登時拿住，所以不得逃去。許公道：歎了幾時，你家纔知道。希賢道：約了天早同去買藥，因家人叫呼不應，不見踪跡，前後找尋，纔看見歎了的。許公道：這等他要走時，也去久了。他招上說：謀財害命，謀了你家多少財，而今在那里。希賢道：止是些買藥之本，十分不多，還在父親身邊，不曾拿得去。許公道：這等他毒歎你父親何用。希賢道：正是不知爲何這等毒害。許公就叫玄玄子起來，先把氣拍一敲道：你這駭人，歎有餘辜，你藥死甄廷詔，待要怎



自是真情  
君可聽

只因財  
方藥徒想  
由試用之

的玄玄子道、廷詔要小人與他鍊外丹、打點哄他些銀子、這心腸是有的、其實藥也未曾買、正要同去買了、纔弄起頭、小人爲何先藥、歿他前日熬刑不過、只得屈招了、誅公道、與你同宿是真的麼、玄玄子道、先在一床上宿的、後來睡着了、不知幾時走了去、小人睡夢之中、只見許多家人、打將進來、拿小人去償命、小人方知主人歿了、其實一些情也不曉得、許公道爲甚麼與你同宿、玄玄子道、要小人傳內事功夫、小人傳了他些口訣、又與了他些丸藥、小人自睡了、許公道、丸藥是何用的、玄玄子道、是房中秘戲之藥、許

公點頭道是了是了，又叫甄希賢問道：你父親房中有幾人？希賢道：有二妾四女。許公道：既有二妾焉，用四女？希賢道：父親好道，用爲鼎器。許公道：六人之中，誰爲最愛？希賢道：二妾已有年紀，四女輪侍春花，最愛許公道。春花在否？希賢道：已嫁出去了。許公道：嫁在那里？快喚將來。希賢道：近日去了。許公道：怎樣去了？希賢道：聞是自縊死的。許公道：哈哈大笑道：卽是一椿事，一個情也。其夫是何名姓？希賢道：是李宗仁。許公就掣一籤，差个阜隸去，不一時拘將李宗仁來。許公問道：你妻子爲何縊死的？宗仁磕頭道：是不孝公

姑懼罪而死。許公故意作色道：分明是你致死了他。還要胡說。宗仁慌了道：妻子與小人從來好的，並無說話地方鄰里見有干結在官，委是不孝小人的父母。父母要聲說自知不是，縊死了的。許公道：你且說他如何不孝。宗仁一時說不出來，只得交吾道：毀罵公姑。許公道：胡說。既敢毀罵，是個放潑的婦人了。有甚懼怕，就肯自死。指着宗仁道：這不是他懼怕。還是你的懼怕。宗仁道：小人有甚懼怕。許公道：你懼怕甄家醜事彰露出來，鄉里間不好聽。故此把不孝懼罪之說支吾過了。可是麼。宗仁見許公道着真情，把个

可謂神明  
矣

臉漲紅了、開不得口、許公道、你若實說、我不打你、若有隱匿、必要問你償命、宗仁慌了、只得實實把妻子春花、喫酒醉了、說出真情、甄監生如何相約、如何採戰、如何吃了藥、不解得一口氣、灰了的話、備細述了一遍道、自此以後、心裏嫌他委實沒有好氣相待、妻子自覺失言、悔恨自縊、此是真情、因怕鄉親恥笑、所以只說因罵公姑、懼怕而死、今老爺所言、分明如見、小人不致隱瞞一句、只望老爺超生、許公道、既實說了、你原無罪、我不罪你、一面錄了口詞、就叫玄玄子來道、我曉得甄廷詔之歿、與你無干、只是你藥如此

誤事如何輕自與人。玄玄子道，小人之藥，原用解法。今甄廷詔自家妄用，喪了性命，非小人之罪也。許公道却也，悞人不淺，提筆寫道。

審得甄廷詔誤用藥而歿于淫。春花婢醉泄事而歿于悔，皆自貽伊戚，無可爲抵。兩歿相償足矣。玄玄子財未交涉，何遣生謀歿，尚身留必非毒害，但淫藥誤人，罪亦難免。甄希賢痛父執命，告不爲誣。李宗仁無心喪妻，情更可憫，俱免擬釋放。

當下將玄玄子打了廿板，引庸醫殺人之律，問他杖一百，逐出境，押回原籍。又行文山東六府，凡軍民之

家敢有聽信術士道人邪說、採取鍊丹者、一體問罪、  
發放了畢、甄監生回去與合家說了、緣曉得當日甄  
監生死的緣故、却因春花、春花又爲此縊死、深爲駭  
異、盡道雖不干這個方士的事、却也是平日誤信此  
輩致有此禍也、六府之人、見察院行將文書來、張挂  
告示、三三兩兩、盡傳說甄家這事、乃察院明斷、以爲  
新聞、好些好此道的、也不敢妄做了、真是爲好內外  
丹事者之鑒、

從來、內外有丹術、  
不是貪財與好色、  
外丹原在廣施濟、  
內丹却用調呼吸、

而今燒汞要成家。  
一。盆。火。內。鍊。能。成。

採戰無非圖救急。  
不。及。庸。流。眼。前。力。  
兩。片。皮。中。抽。得。出。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八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九

田舍翁時時經理，牧童兒夜夜尊榮。

詞云

擾擾勞生待足何時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防世事多翻覆。枉教人白了少年頭，空綠綠。

此詞乃是宋朝詩僧晦菴所作。滿江紅前闕說人生富貴榮華，常防翻覆，不足憑恃。勞生擾擾，巴前算後，每懷不足之心，空白了頭，沒用處，不如隨緣過日的好。只看宋時嘉祐年間，有一個宣議郎萬延之，乃是



錢塘南新人，曾中乙科出仕，性素剛直，做了兩三處地方州縣官，不能屈曲，中年拂衣而歸，徒居餘杭，見水鄉陂澤，可以畊種作田的，因為低窪，有水即沒，其價甚賤，萬氏費不多些本錢，買了無數，也是人家該與，連年亢旱，是處低田大熟，歲收租米萬石有餘，萬宣義喜歡，每對人道，吾以萬為姓，今歲收萬石，也勾了我了，自此營建第宅，置買田園，扳結婚姻，有人來獻勤作媒，第三個公子，說合駙馬都尉王晉卿家孫女為室，約費用二萬緡錢，纔結得這頭親事，兒子因是駙馬孫婿，得補三班借職，一時富貴薰人，詐民無

算他家有一个瓦盆，是希世的寶物，乃是初選官時，在都下，爲銅禁甚嚴，將十个錢市上買這瓦盆來盥洗。其時天氣凝寒，注湯沃而過了，將殘湯傾去，還有傾不了的，多少留些在盆內，過了一夜，凝結成冰，看來竟是桃花一枝，人來見了，多以爲奇，說與宣義宣義看見道：冰結攏來，原是花的，偶像桃花，不是奇事，不以爲意。明日又復剝些殘水在內，過了一會看時，另結一枝開頭牡丹，花朵豐滿，枝葉繁茂，人工做不來的，報知宣義來看，道今日又換了一樣，難道也是偶然，宣義方纔有些驚異道：這也奇了，且待我再試。

一試親自把瓦盆拭淨，另灑些水在裡頭。次日再看，一發結得奇異了，乃是一帶寒林、水村、竹屋、斷鴻、鷗鷺、遠近、煙巒，宛如圖畫。宣義大駭，曉得是作奇寶，喚將銀匠來，把白金鑲了外層，將錦綺做了包袱，十襲珍藏。但遇凝寒之日，先期約客，張筵置酒，賞那盆中之景，是一番另結一樣，再沒一次相同的。雖是名家畫手，見了遠愧不及，前後色樣甚多，不祇悉紀，只有一遭此奇異的，乃是上皇登極，恩典下頒，致仕官皆得遷授一級。宣義即加遷德郎，勅下之日，正遇着他的生辰，親戚朋友來賀喜的，滿坐堂中，是日天氣大

寒酒席中，下此盆灑水在內，須臾凝結成象，却是一塊山石上，坐着一個老人，左邊一龜，右邊一雀，儼然是一幅壽星訓酒堂飲酒酌，無不喜躍讚歎，內中有知今識古的士人，議論道：此是瓦器，無非凡火燒成，不是甚麼天地精華，五行間氣結就的，有此異樣，理不可曉，誠然是件罕物。又有小人輩，協有諛笑，撮臂捧屁，稱道分明萬壽無疆之兆，不是天下大福人，也不能勾有此異寶。當下盡歡而散。此時萬氏又富又貴，又與皇親國戚聯姻，豪華無比，勢焰非常。盡道是用不盡的金銀，享不完的幸福了。誰知過眼雲煙。

容易消散。宣德郎萬延之死後，第三兒子補三班的也死了。駙馬家裡見女婿既死，來接他郡主回去，說道萬家家資多是都尉府中帶來的，駭着二三十婦，內外一搶，席捲而去。萬家兩個大兒子只好眼睜睜看他使勢行兇，不敢相爭，肉財一空，所有低窪田千頃，每遭大水淹沒，反要賠糧，巴不得推與人了。倒乾淨，憑人占去。家事盡消，兩子寄食親友，流落而終。此寶盆被駙馬家取去，後來啼了蔡京太師，識者道此盆結冰成花，應着萬氏之富，猶如冰花一般。原非堅久之象，乃是不祥之兆，然也是事後如此猜度，當

他盛時那個肯是這樣想。敢是這樣說。直待後邊看來。真個是如同一番春夢。所以古人寓言。做着邯鄲夢。記櫻桃夢。記盡是說那富貴榮華。直同夢境。却是一個人做得一個夢了。却一生不如莊子說那牧童做夢。日裡是本相。夜裡做王公。如此一世。更爲奇特。聽小子敷演來看。

人世原同一夢

夢中何異醒中

若果夜間富貴

只算半世貧窮

話說春秋時魯國曹州有廬南華山。是宋國商丘小蒙城莊子休流寓來此。隱居著書。得道成仙之處。後

人稱莊子爲南華老僊，所著書就名爲南華經。皆因此起。彼時山畔有一田舍翁，姓莫，名廣，專以耕種爲業。家有肥田數十畝，耕牛數頭，工作農夫數人，茆簷草屋，衣食豐足，筭做山邊一個土財主。他並無子嗣，與庄家老姥夫妻兩個，早夜筭計思量，無非只是耕田鋤地，養牛牧豬之舉。有幾句詩，單道田舍翁的行徑。

田舍老翁性夷逸，僻向小山結幽室。生意不滿百畝田，力耕水耨艱爲食。春晚喧喧布穀鳴，春雲靄靄簷溜滴。呼童載犂躬負鋤，手牽黃犢頭戴笠。一

耕不自己，再耕還自力，三耕且插苗，看看秀而碩。  
夏耘勤勤秋復來，禾黍如雲堪刈鉞，擔簾負囊紛  
歛歸，倉盈囷滿居無隙，教妻釀酒賽田神，烹羊宰  
豚享親戚，擊鼓鑿鑿樂未央，忽看玉兔東方白。

那個莫翁，勤心苦底，牛畜漸多，庄農不足，要尋一個  
童兒專管牧養，其時本處有一個小廝兒，祖家姓言，  
因是父母雙亡，寄養在人家，就叫名寄兒，生來愚蠢，  
不識一字，也沒本事做別件生理，只好出力做工度  
活，一日在山邊拔草，忽見一個雙丫髻的道人走過，  
把他來端相了一回道：好個童兒，儘有道骨，可惜癩。



性頗重苦障未除肯跟我出家麼寄兒道跟了你怎  
受得清淡過道人道不跟我怎受得煩惱過也罷我  
有個法兒教你夜夜快活你可要學麼寄兒道夜裡  
快活也是好的怎不要學師父可指教我道人道你  
識字麼寄兒道一字也不識道人道不識也罷我有  
一句真言只有五個字既不識字口傳心授也容易  
記得遂叫他將耳朵來說與你聽你牢記着是那五  
個字乃是

婆珊婆演底

道人道臨睡時將此句念上百遍管你有好處寄兒

或原音慶  
徒也  
音也  
音也  
不究也  
是子虛無

謹記在心，道人道：你只依着我，後會有期，捻着漁鼓簡板，口唱道：情飄然而去，是夜寄兒果依其言，整整念了一百遍，然後睡下，纔睡得着，就入夢境，正是

人生勞擾多辛苦

已遜山間枕石眠

況是夢中游樂地

何妨一覺睡千年

看官牢記話頭，這回書一段說夢，一段說真，不要認錯了，却說寄兒睡去，夢見身爲儒生，粗知文義，正在街上斯文氣象，搖來擺去，忽然見個人來說道：華胥國王黃榜招賢，何不去求取功名，圖個出身，寄兒聽見急取官名寄華，恍恍惚惚，不知塗抹了些甚麼。

東西叫做萬官長策將去獻與國王國王發與那掌  
文衡看開寄華使用了些衰蹄金作為賀禮掌文衡  
的大悅說這個文字乃驚天動地之才古今罕有加  
上批點呈與國王國王授為著作郎主天下文章之  
事旗幟鼓樂高頭駿馬送入衙門到任寄華此時身  
子如在雲裡霧裡好不風騷正是

電光石火夢中身

白馬紅纓衫色新

我貴我榮君莫羨

做官何必讀書人

寄華跳下得馬一個虛跌驚將醒來擦擦眼看一看  
仍睡在草舖裡面叫道呸呸作他娘的怪我一字也

不識的，却夢見獻甚麼策，得做了官，官甚麼天下文章，你道是真夢麼？且看他怎生應驗。囉囉的還定着性，想那光景，只見平日往來的際，里沙三走將來，叫寄兒道：「寄哥，前村莫老官家，尋人收子，你何不投與他家了，省得短趣。」問了一日，便待嚼本。寄兒道：「投在他家，可知好哩，只是沒人引我去。」沙三道：「我昨日已與他家說過你了，今日我與你同去，只要寫下文券，就成了。」寄兒道：「多謝美情，待平則個。」兩個說說話話，一同投到莫家來。莫翁問其來意，沙三把寄兒勸過人，願投門下收養，說了一遍。莫翁看寄兒模樣，老

實氣力粗夯，也自歡喜，情愿催倩，叫他寫下文，疾寄  
兒道：我須不識字，寫不得。沙三道：我寫了，你畫個押  
罷。沙三曾在村學中讀過兩年書，儘寫得幾個字，便  
寫了一張，情愿受催專管牧畜的文書。雖有幾個，不  
成的字兒，意會得去也。便是了。後來年月之下，要畫  
個押字，沙三畫了，寄兒拿了一管筆，不知左畫是右  
畫，是自想了，暗笑道：不知昨夜怎的，獻了萬言長策。  
來，捻着筆，千斤來重，沙三把完了手，纔畫得一個字。  
字莫翁當下發了一季工食，着他在山邊草房中，寄  
宿。專管牧養，寄兒領了匙鑰，與沙三同到草房中，寄

兒謝了沙三些常例媒錢，是夜就在草房中宿歇。依着道人念過五字真言百遍，倒翻身便睡。看官，你道從來只有說書的筭上前因，那有做梦的接着前事。而今煞是古怪，寄兒一覺睡去，仍舊是昨夜言寄華的身分。頂冠束帶，新到著作郎衙門，升堂理事。只見踏踏躡躡，一羣儒生將着文卷，多來請教寄華。一批答好的，反的圈的抹的發，將下去紛紛爭看。衆人也有服的，也有不服的，讀譁鬧嚷起來。寄華發出規條，分付多要遵繩束。如不伏者，定加鞭笞。衆儒方齊耳拱聽，不敢放肆。俱各從容雅步，逡巡而退。是日

衙門官擺着公會筵席特賀到任美酒嘉餚珍羞百  
味歌的歌舞的舞大家盡歡直喫到斗轉參橫纔得  
席散回轉衙門裡來那漫就寢這邊方醒想着明明  
白白記得的不覺失笑道好恁麼那裡說起又接着  
昨日的夢身做高官管着一班士子看甚麼文字我  
曉得文字中喫的不中喫的落得喫了些酒席倒是  
快活起來抖抖衣服看見襦樓嘆道不知昨夜的袍  
帶多在那裡去了將破布襖穿着停當走下得床來  
只見一個庄家老蒼頭奉着王人莫翁之命特來交  
盤牛畜與他一羣牛共有八九隻寄兒逐隻看相用

手去牽他鼻子，那些牛不曾認得寄兒，是個面生的，有幾隻馴擾不動，有幾隻奔突起來，老蒼頭將一條皮鞭付與寄兒，寄兒趕去將那奔突的牛，兩三鞭打去，那些牛不敢違拗，順順被寄兒牽來，一處拴着，寄兒慢慢喂放，老蒼頭道：你新到吾主翁家來，我們該請你喫三杯，昨日已約下沙三哥了，這早晚他敢就來，說未畢，沙三提了一壺酒，一個籃籃裡一碗肉，一碗芋頭，一碟荳，走將來，老蒼頭道：正等沙三哥來商量，喫三杯，你早已辦下了，我補你分罷，寄兒道：甚麼道理，要你們破鈔，我又沒得回答處，我也出個分來。



如此會飲  
未必不樂  
于衙門公  
酒

內罷了。老蒼頭道：甚麼大集，直得這個兩盞。我們盡  
個意思兒罷。二人席地而坐，喫將起來。寄兒想道：我  
昨夜夢裡的筵席，好不齊整，今却受用得這些東西，  
豈不天地懸絕，却是怕人笑他，也不敢把夢中事告  
訴與人，正是

對人說夢

說聽皆痴

如魚飲水

冷暖自知

寄兒酒量元淺，不十分喫得多，飲了一杯，有些醺意，  
兩人別去。寄兒就在草地上，一眠身子。又到華胥國，  
中去國王傳下令旨，訪得著作郎能統率多士，繩束

嚴整特賜錦衣冠帶一襲黃蓋一頂導從鼓吹一部  
出入鳴騶前呼後擁好不興頭忽見四下火起忽然  
驚覺身子在地上眠着東方大明日輪紅焰焰鑽將  
出來了起來喫些點心就騎着牛回下裡放草那日  
色在身上晒得熱不過走來莫翁面前告訴莫翁道  
我這里原有篋笠一副是牧養的人一向穿的又有  
短笛一管也是牧童的本等今挈出來交付與你你  
好好去看養若瘦了牛畜要與你說話的牧童道再  
與我一把傘遮遮身便好若只是笠兒只遮得頭身  
子須晒不過莫翁道那裡有得傘池內有的是大荷

葉你日日摘將來遮身不得，寄兒唯唯，受了簑笠短  
笛，果在池內摘張大荷葉，擎着騎牛前去，牛背上自  
想道：我在華胥國裡是貴人，今要一把日照也不能  
勾了，却叫我擎着荷葉遮身，猛然想道：這就是夢裡  
的黃蓋了，簑與笠就是錦袍官帽了，橫了笛吹了兩  
聲，笑道：這可不是一部鼓吹麼？我而今想來只是睡  
的快活，有詩爲証。

草舖橫野六七里，

笛弄晚風三四聲，

歸來飽飯黃昏後，

不脫簑衣臥月明，

自此之後，但是睡去，就在華胥國去受用富貴，醒來

只在山坡去處做牧童，無日不如此，無夢不如是，不必逐日逐夜，件件細述，但只揀有些光景的，繞把來做話頭。一日，中國王有個公主，要招贅駙馬，有人啓奏著作郎言寄華才貌出衆，文彩過人，允稱此國國王准奏，就着傳旨，欽取著作郎爲駙馬都尉。尚書陽公主迎入駙馬府中，成親，燈燭輝煌，儀文璀璨，好不富貴。有賀新郎詞爲証。

瑞氣籠清曉，捲珠簾，一時齊奏，無限神仙，離蓬島。鳳駕鸞車初到，見擁個仙娥窈窕，玉珮叮瑤，風舞緜，嬌姿一似垂楊裊。天上有，世間少。

那范陽公主生得面長耳大，曼聲善嘯，銳行矩步，頗會周旋，寄華身爲王壻，日夕公主之前對案而食，比前受用更加貴盛。明日睡醒，主人莫翁來喚，因爲家中有一匹拽磨的牝驢兒，一并交與他牽去餵養。寄兒牽了，暗笑道：「我夜間肥了公主，怎生烜赫，却今日來弄這個買賣？」伴這個衆生跨在背上，打點也似騎牛的，騎了到山邊去。誰知騎上了，背那驢兒只是圍圍而走，並不前進。蓋因是平日拽的磨盤走慣了，寄兒沒奈何，只得跳下來，打着兩鞭，牽着前走。從此又添了牲口，恐怕走失，飲食無暇，只得備了乾糧，隨着。

大人紙頭  
五

四處牧放，莫翁又時時來稽查，不敢怠慢。一些兒辛苦一日，只畷得晚間好睡。是夜又夢見在駙馬府裡，正同着公主歡樂，有隣邦玄菟樂浪二國前來相犯。華胥國王傳旨，命駙馬都尉言寄華，討議退兵之策。言寄華聚着舊日著作衙門一千文士到來，也不講求如何備禦，也不商量如何格鬥，只高談正心誠意，強隣必然自服。諸生之中，也有情愿對敵的多，退着不用。只有兩生獻策：他一個到玄菟，一個到樂浪，捨身往質，以圖講和。言寄華大喜，重發金帛，遣兩生前往。兩生屈已聽命，飽其所欲果。那兩國不來，言寄

華蒞張功績奏上國王國王大悅叙錄軍功封言貴  
華爲黑甜鄉侯加以九錫身居百僚之上富貴已極  
有詩爲証

當時魏絳主和戎

豈是全將金幣供

厥後宋人徇得意

一班道學自雍容

言寄華受了封侯錫命綠鞞袞冕鷲路乘馬形弓履  
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手執圭瓚道路輝煌自朝歸  
第有一個書生叩馬上言道日中必昃月滿必虧明  
公功名到此已無可加急流勇退此其時矣直待禍  
過災生只恐悔之無及言寄華此時志得意滿那裡

第九  
卷  
此  
甲  
八  
八  
九

聽他笑道：「我命中生得好自然，富貴過人，有福消受，何須過慮？」只管目前享用，勾了寒酸見識，曉得甚麼大笑。墜車，喚了一隻醒將起來，點一點牛數，只叫得苦。內中不見了二隻，山前山後到處尋訪跡踪。元來一隻被虎咬傷，死在坡前；一隻在河中喫水，浪湧將來，沒在河裡。寄兒看見，急得亂跳道：「夢中甚麼兩團來侵，誰知倒了我兩頭牲口，急去報與莫翁。莫翁聽見大怒道：「此乃你的典守人多，說你只是貪睡，眼見得坑了我頭口，取過匾擔來要打。寄兒負極羞道：「處來時牛尚不敢敵，况我敢與他爭奪，救得轉來。」



水中是牛常住之所，波浪湧來，一時不測，也不是我力擔得住的。莫翁雖見他辨得，也有些理，却是做家心重的人。那裡捨得兩頭牛死，怒吽吽不息，定要打匾擔十下，寄兒哀告討饒，纔饒得一下，打到九下，住了手，寄兒淚汪汪的走到草房中，摸摸臀上痛處道：甚麼九錫九錫，到打了九下屁股，想道：夢中書生勸我歇手，難道教我不要看牛不成？從來說夢是反的，夢福得禍，夢笑得哭，我自念了此呪，夜夜做富貴的夢，所以日裡到喫虧，我如今不念他了，看待怎的，誰知這樣作怪，此呪不念，恐怖就來，是夜夢境，范陽公

世情如此

主疽發于背，偃蹇不起。寄華盡心調治，未痊。國中二  
三新進小臣，逆料公主必危。寄華勢焰將敗，捱拾前  
過，斜彈一本，說他禦敵無策，冒濫居功，欺君誤國。許  
多事件，國王覽奏大怒，將寄華削去封爵。不詳他  
重登著作堂，鎖去大牢，聽罪。公主另選良才，別降  
令。肯已下，隨有兩個力士，將銀鎗鎖了，言寄華到那  
大糞窖邊，墩着寄華。看那糞穢狼籍，臭不堪聞。嘆道：  
我○只○道○到○底○富○貴○，豈○知○有○此○惡○境○乎○。昔○生○之○言○，今日  
驗○矣○。不○覺○號○咷○慟○哭○起○來○。這○邊○噙○淚○而○醒○，啜○下○兩○聲  
道：作你娘的，惟這番做這樣惡夢，看視牲口。那匹驢

得財而  
寶具發百

子蹇臥地下，打也打不起來，看他背項之鬃，乃是纏損處，爛了老大一片，跣踏，寄兒慌了道：「前番倒失了兩頭牛，打得苦惱，今這衆生又病害起來，萬一死了，又是我的罪過，忙去打些水來替他澆洗磨齒，再去拔些新鮮好草來喂他，挈着鐵刀，望山前地上下手斫時，有一科草甚韌，刀斫不斷，寄兒性起，連根一板拔出泥來，泥鬆之處，露出石板，那草根還纏纏繞繞，絆在石板縫內，寄兒將鐵刀撬將開來，板底下是個周圍石砌就的大窖，裡頭多是金銀，寄兒看見慌了手脚，擦擦眼道：「難道白日裡又做夢麼？」定睛一看，草

木樹石、天光雲影、眼前歷歷可數、料道非茲、便把鐵  
刀草節一擦、道還幹那營生麼、取起五十多兩、一大  
錠在手、權把石板蓋上、仍將泥草遮覆、竟望莫翁家  
裡來見莫翁、未敢竟說出來、先對莫翁道、寄兒蒙公  
公相托、一向看牛不差、近來時運不濟、前日失了兩  
牛、今蹇驢又生病、寄兒看管不來、今有大銀一錠、納  
與公公、憑公公除了原發工銀餘者、給還寄兒爲度  
日之用、放了寄兒、另着人牧放罷、莫翁看見是錠大  
銀、喫驚道、我田家人苦積勤、遭了一世、只有此零星  
碎銀、自不見這樣大錠、你卻從何處得來、莫非你偷

着外人做那不公不法的反事，你快說個明白。若說得來歷不明，我須把你送出官府，究問下落。寄兒道：好教公公得知，這東西多哩，我只挈得他一件來看。樣莫翁駭道：在那裡？寄兒道：在山邊一個所在，我因斫草掘着的。今石板蓋着哩。莫翁情知是藏物，急叫：他不要聲張，悄悄問寄兒到那所在來。寄兒指與莫翁，揭開石板來看，果是一窖金銀，不計其數。莫翁喜得打跌，拊着寄兒背道：我的兒，偌多金銀東西，我與你兩人一生受用不盡。今番不要看牛了，只在我庄上喫些安樂茶飯，掌管帳目，這些牛隻，另自顧人看。

并主公別解夫

凡事俱齊  
銀字面

管罷兩人商量把個草蓆來裡外用亂草補塞中間  
處着窖中物事莫翁前走寄兒駝了後隨運到家中  
放好仍舊又用前法去取不則一遭把石窖來運空  
了莫翁到家歡喜無量另叫一個蒼頭去收拾牛隻  
是夜就留寄兒在家中宿歇寄兒的床舖多換齊整  
了寄兒想道昨夜夢中喫苦誰想冀窖正應着發財  
今日反得好處果然夢是反的我要那夢中富貴則  
甚那五字真言不要念他了其夜睡去夢見國王將  
言寄華家產抄沒發在養濟院中度日只見前日的  
扣馬書生高歌將來道

落葉辭柯、人生幾何、六戰國而漫流人血、三神山而查隔鯨波、任誇百斛明珠、虛延遐筭、若有一卮芳酒、且共高歌、

寄華問歌、認得其人、邀住他道、前日承先生之教、不能依從、今日至于此地、先生有何高見、可以救我、那書生不慌不忙、說出四句來道、

顛顛倒倒 何時局了 遇着漆園 還汝分曉  
說罷書生飄然而去、寄華扯住不放、被他袍袖一擦、閃得一跌、即時驚醒、張目道、還好還好、一發沒出息、弄到養濟院裡去了、須臾莫翁走出堂中、元來莫翁

親之如兒  
所以愛之  
如子

是安人的  
話

因得了金銀，晚間對老姥說道：「此皆寄兒的造化，擲着的功不可忘。我與你沒有兒女，家事無傳，今平地空得來許多金銀，難道好沒取得他的，不如認義他，做個兒子，把家事付與他，做了一家一計，等他養老了我們，這也是我們知恩報恩處。」老姥道：「說得有理，我們跟前沒個傳家的人，別處平日地尋將來，要承當家事，我們也氣不干。今這個寄兒，他見有着許多金銀，付在我家，就認義他做了兒子，傳我家事，也是他多似我們的，不叫得過分，商量已定，莫翁就走出來，把這意思說與寄兒。寄兒道：「這個折殺小人，無



麼敢當莫翁道：若不如，此這些東西，我也何名享受你的。我們兩老口議了一夜，主意已定，不可推辭。寄兒沒得說，當下納頭拜了四拜，又進去把老姥也拜了。自此改姓名爲莫繼，在莫家庄上，做了乾兒子。

本是驢前廝養

今爲舍內螟蛉

何緣分外親熱

只看黃金滿籠

却是此番之後，晚間睡去，就做那險惡之夢。不是被火燒水沒，便是被盜劫官刑。初時心裡道：夢雖不效，日裡落得好處，不像前番做快活夢時日裡受辛苦。以爲得意，後來到得夜夜如此，每每驚魘不醒，纔有

家者有財

抱病難醫

些慌張認舊念取那五字真言却不甚靈了。你道何故只因財利迷心身家念重時時防賊發火起自然夢魂顛倒怎如得做牧童時無憂無慮飽食安眠。昨夜夢裡逍遙享那王公之樂莫寄要尋前番夢境再不能勾心裡。鴛突如醉如痴生出病來莫分見他如此要尋個醫人來醫治他只見門前有一個雙丫髻的道人走將來口稱善治人間恍惚之症。莫翁接到廳上教莫繼出來相見。元來正是昔日傳與真言的那個道人。見了莫繼道你的夢還未醒麼。莫繼道師父你前者教我真言我不曾忘了只是前日念了。

夜受用。後來因夜裡好處多，應着日裡反處一程。風不敢念，便再沒快活的夢了，而今就念煞也無用了。不知何故。道人道：我這五字真言，乃是主夜神呪。華嚴經云：

善財童子參善知識，至閻浮提摩竭提國，迦毘羅城，見主夜神名曰婆珊婆演底，神言：我得菩薩破一切生痴暗法，光明解脫。

所以持念百遍，能生歡喜之夢。前見汝苦惱不過，故使汝夢中快活。汝今日間要享富厚，晚間宜受恐怖。此乃一定之理。人世有好，必有缺；有榮華，必有銷歇。

汝前日夢中，豈不見過了麼？莫繼言下，大悟倒身下拜道：師父弟子而今曉得世上沒有十全的事，要那富貴無幹，總來與我前日封侯拜將一般，不如跟的師父出家去罷。道人道：吾乃南華老仙，漆園中高足弟子。老仙道：汝有道骨，特遣我來度汝的。汝既見了境頭，宜早回首。莫繼遂是長是短，述與莫翁莫姥兩人見。是真仙來度他，不好相留，況他身子去了，還下了無幾金銀，兩人儘好受用，有何不可？只得聽他自行，莫繼隨也被頭髮，捋做兩了髻，跟着道人雲游去了。後來不知所終，想必成仙了道去了。看官不信。

只看南華真經有此一段因果話本說徹權作散瑣  
總因一片婆心  
日向痴人說夢  
此中打破關頭  
捧喝何須拈弄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九終